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爱上了和陌生人聊天的感觉。

引导我思考“爱和陌生人聊天”源自上周的一次面试。面试官是一位非常开朗随和的美籍华人,我们的对话没有遵循常规的面试套路,而是从各自的兴趣、风格以及喜好的工作方式出发。面试最后,我好奇地问了对方一个问题:“你们的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的灵感板块,会采访一些有影响力和有意思的人。这个板块的用意是什么?”

面试官两手掌心交叉,略微往一侧点了点头,以自豪且潇洒的神情告诉我:“因为这很有趣,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

仅仅因为这个回答,激发了我和他分享自己在采访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过的能量。话题至此已完全超出了面试的范畴,而且和刚认识40分钟的陌生人深聊,这个发展听着似乎很奇怪。但我和面试官都非常自然地任对话进行下去。一场本该被紧张和焦虑所主导的面试,结束时我却感到了久违的被理解的快乐。

促使我接受并习惯和陌生人聊天这种方式大约是在4年前,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采访。那时我对此毫无头绪。因为从小到大,老师的评语、父母长辈的评价,无一例外都将我判定为羞涩木讷且

爱上和陌生人聊天

□ May 与五月

社会

文苑

表达能力欠佳的选手。

但事实上,这和表达能力无关。是我单方面设置了聊天功能的验证,只有在检测到对方和我有志趣相投之处,深入聊天模式才会顺利开启。

那些能和我们展开对话的陌生人并不是毫无缘由的,我相信吸引力法则:相似的人总是会被互相吸引,并且当我们把能量聚焦于某一事物或领域时,与之相关的人或事也会随之而来。

去到别的城市是开启和陌生人聊天模式的绝佳环境,尤其是独自出行,更是将这种可能性无限放大。

前两年一个人前往东京旅行,飞机上的邻座恰巧和候机室坐我旁边的小哥是同一人,这般命运的巧合让我们俩都颇为意外。我注意到小哥悄悄打量着我,似乎在思考如何开启话题。几秒过后,他大方地将视线转向我:“一个人去日本吗?”

“对,一个人。”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我的警惕心和我一同开启了度假模式。在接下来的闲聊中,我知道了小哥是某知名大厂的游戏摄影师,他和高中的女朋友一路走进了婚姻殿堂,平时两个人各自在内地和香港打拼,每个月固定见面。那次也是从不同的城市共同飞往东

京旅行。下飞机前我们还互加了好友,旅途中小哥也会给我推荐好吃的餐厅。

“心里话只能说给陌生人听”是我后来逐步意识到的一个事实,带着残酷和无奈的意味。我们把真心话透露给远方的陌生人,他们是电台主播,是博主,是另一座城市的陌生人,是萍水相逢的过路人。本该是最亲密的家人反而成了心里话禁区。

女儿失业了不敢告诉爸妈,假装每天去上班,还得时刻开启反侦察模式,生怕父母看出蛛丝马迹;朋友的姐姐离婚了,因为可以预想到父母一定会百般劝阻“为了孩子别离婚”,而选择隐瞒事实。

父母原本是与我们最亲密的人,但他们用密不透风的爱和带着时代色彩的想法筑起了一道亲情高地的城墙,阻断了我们对他们倾诉心里话的欲望。

陌生人之间因为没有羁绊,没有顾虑,所以可以毫无负担地分享最真实的一面。得到的结果无非两种:既可以潇洒地说再见,也可以因为兴趣相投而走得更近。

和陌生人的闲聊也可算得上一趟精神上的旅行。我们卸下了心里的重量,分开时都不再是原来的自己。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既见君子

□ 张定浩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有一次苏格拉底和斐德若散步,走到雅典城门外的一处河湾,苏格拉底忽然开始赞叹这个地方的美丽。斐德若很惊讶,因为苏格拉底看上去好像一个来自异乡的观光客,他就问苏格拉底:“难道你从来没出过城吗?”苏格拉底回答:“确实如此,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的人,而田园草木不能让我学到什么,能让我学到东西的是城邦里的人。”

苏格拉底一生的努力,似乎就在于将希腊人投诸天地的视线扭转向人自身。而这样在古希腊需要口干舌燥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事情,对于同时代的中国人,却几乎是一种常识。兴观群怨,事父事君,都是和人自身息息相关的事情,最后,才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进一步讲,“诗三百”中虽处处有鸟兽草木,但它们从来都是人世的投影:鸢飞鱼跃,是人的境界;黍稷方华,亦是人的情感。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本只是没意思的话,因为桑树高下皆宜,处处可生,并不单在低矮潮湿之处才会长得好,但后面接了“既见君子”,这没意思的隰桑,也就变得生动起来。

我有一个朋友,那年春天去另一个城市看他喜欢的人。他下了飞机才给对方打电话,结果对方恰好在外地,要第二天才能回来。他遂安顿好住处,吃完午饭,便想该如何消磨这计划外的一天空闲呢?那些名胜古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还是去她住的地方看看吧。

她每天也会开车经过建设北二路吗?她也会看到路旁栅栏外的红山茶吗?她也会天天走过踏水桥,看两岸杂花生树、流水回旋又奔流吗?也会看街角绿地里的梨花开放吗?

他沿着河走,走到她所居住的小区。他从她家门前的广玉兰之间走过去,又从另一侧长须垂挂的小叶榕树丛里走出来,她每天也会看到拐角处那三株盛开的白玉兰吗?那门口清一色排开的花盆,有她伺候过的吗?

她每天都会经过这条踏水桥北街吧?他在街角找了个空空的小饭馆坐下。她周末有时会不会也坐在这里吃饭?他坐在那里,对着外面的街想象她每天经过的样子。结账的时候,小妹多算了两元,他给过钱后想想不对,但懒得再声张。过了一会儿,小妹拿着两元钱跑过来,带着算错账的羞涩笑容。

他觉得这样就很好。这里的草木很好,有深意;这里的人很好,有诚意;她住在这里很好。这一切,他也不用告诉她,就像她并没有告诉他一样。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过了几年,在酒后,他把这个故事告诉我,我便背《隰桑》的卒章给他听。

——《读者》



点滴

一棵古松

□ 朱光潜

同是一件事物,看法有多种,所看出来的现象也就有多种。

看一棵古松,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画家朋友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画家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那一般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从此可知这棵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会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反照。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极平常的知觉都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

——摘自《意林》

月下谈秋

□ 张恨水

一雨零秋,炎暑尽却。夜间云开,茅檐下复得月光如铺雪。文人二三,小立廊下,相谈秋来意,亦颇足一快。其言曰:淡月西斜,凉风拂户,抛卷初兴,徘徊未寐,便觉四壁虫声,别有意味。

一片秋芦,远临水岸。苍凉夕照中,杂疏柳两三株。温李至此,当不复能为艳句。

月华满天,清霜拂地,此时有一阵咿哑雁鸣之声,拂空而去,小阁孤灯,有为荡子妇者,泪下涔涔矣。

荒草连天,秋原马肥,大旗落日,笳鼓争鸣。时有班定远马援其人,登城远眺,有动于中否?

诵铁马西风大散关之句,于河梁酌酒,请健儿鞍上饮之,亦人生一大快意事。

天高气清,平原旷敞,向场圃开窗牖,忽见远山,能不陶渊明悠然之致耶?

凉秋八月,菱藕都肥,水边人家,每撑小艇,深入湖中采取之。夕阳西下,则鲜物满载,间杂鱼虾,想晚归茅庐,苟有解人,无不煮酒灯前也。

天高日晶,庭阳欲稀。明窗净几之间,时来西风几阵,微杂木稚香。不必再读道书,当呼“吾无隐乎尔”矣。

芦花浅水之滨,天高月小之夜,小舟

一叶,轻蓑一袭,虽非天上,究异人间。

乱山秋草,高欲齐人。间辟小径,彷彿通幽,夕阳将下,秋树半红。孤影徘徊,极秋士生涯萧疏之致。

荒园人渺,木叶微脱,日落风来,寒蝉凄切,此处著一客中人不得。

浅水池塘,枯荷半黄。水草丛中,红蓼自开。间有红色蜻蜓一二,翩然来去,较寒塘渡鹤图如何?

残月如钩,银河倒泻,中庭无人,有徘徊凄凉露下者乎?朝曦初上,其色浑黄,树露未干,清芬犹吐,俯首闲步,抵得春来惜花朝起也。

焚一炉香,煮一壶茗,横一张榻,陈一张琴,小院深闭,楼窗尽辟,我招明月,度此中秋。夜半凭栏,歌大苏《水调歌头》一曲,苍茫四顾,谁是解人?

一友忽笑曰:“愈言愈无火药味矣,今日宁可作此想?”又一友曰:“即作此想,是江南,不是西蜀也,实类于梦呓!”最后一友笑曰:“君不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句乎?日唯贫病是谈,片时做一个清风明月梦也不得,何自苦乃尔?”于是相向大笑。

——摘自《山窗小品》

